

翻译本质的五个维度

尼古拉·维·伊万诺夫 著 欧阳庭旺 译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莫斯科 119454;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认为翻译是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现象。作者指出了翻译本质的五个维度: 语言结构、文化、符号、意义(认知)和语用交际, 并从各维度阐述翻译与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普通言语活动的差异。翻译研究应当综合考虑翻译本质的各维度。翻译的各个因素既相互关联, 又互相对立, 语言结构和文化因素差异是翻译差异的根源, 而意义和语用交际因素则是实现翻译同一性的基础。综合性分析方法要求对静态、狭义的比较文本分析的翻译研究法进行补充, 将其视为符号言语化过程中的符号现象进行动态考察。动态考察的方法论基于哲学中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静止和运动(变化)的辩证法。言语的所指和意义的对立构成翻译的内容基础, 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 翻译的解释本质得以揭示。为证明文中提出的理论, 作者列举并分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英俄和葡俄翻译实例。本文或对研究通用翻译理论和专门翻译理论的专家有助益。

关键词: 翻译; 语言符号; 言语符号; 翻译符号学; 指称; 意义; 阐释; 转换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翻译是一个复杂、具备多重本质的研究对象, 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划分出五个翻译本体维度, 每个维度都向我们揭示了翻译所属的相应现实。综合来看, 翻译过程再现了以下五类现实: 1) 语言现实, 2) 文化现实, 3) 符号(字符)现实, 4) 内容意义(认知)现实和 5) 交际现实, 它们展示了翻译本质的各个维度。

翻译研究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借助研究方法, 研究者可将翻译本质的多个维度结合起来探索其相互关系, 亦可仅研究某一维度, 并通过案例来进行形式分析。涅柳宾的《翻译学详解词典》中列出了 32 条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定义, 详尽地展示了学者们关于翻译定义的争论, 其中: 13 条定义侧重翻译的语言维度, 借助跨语言转换术语来阐释翻译; 8 条定义将翻译视作一种交际现象; 6 条定义将意义符合性视为翻译的核心因素; 5 条概括性定义从语言和交际或语言和意义角度阐释翻译(或考虑或未考虑文化因素)(涅柳宾 2009: 137—140)。

与其它任何科学研究一样, 在翻译中区分不变项和变化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阐释不变项和变化项的相互对立, 翻译和语言几乎在所有维度上都是相互对立的: 从语言学角度看, 翻译中语言符号的不变项转换成变化项, 反之语言中的变化项亦可成为固有的、不变的项。为研究本体倒转的原因, 我们将分析翻译的各维度, 并找出翻译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语言现象的主要区别。

2 翻译的语言结构维度

翻译的出现并非源于不同语言间的相似性，而是差异性。正是在语言的差异中，我们了解到翻译的必要及其存在的稳定基础。从语言结构准则上看，在不同中找出相同处才是翻译工作的技巧。

语言间的结构差异不计其数，体现在源语和译语表达中指称的语义和语法上，即在句子层面最直接地构建所谓的“语言世界图景”的语言资源上。实际上在译文中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表达上的中和，从技术层面上讲，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翻译转换来解决。

不同语言系统性差异的中和具有不变的性质，通常是语言间存在的范畴、情态、时态或语态上的差异，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中和。例如，*Иную позицию заняли Франция и Германия*¹，译成英语时需将主动语态改为被动语态（否则无法保留原句的意义方向）：*Another stand was taken by France and Germany*；译成葡语时则无需改变语态：*Outra atitude assumiram a França e a Alemanha*。

体现语言规范特性差异的中和更具变化性。我们将译语中存在形式上相似的表达或语义资源、但在特定情况下不适用于翻译的情况归为此类。例如，（葡语）(1) *Sendo a China conhecida como um país que utiliza fortes técnicas de ciberespionagem, os membros da delegação britânica* (2) *foram avisados para...* 将此句从葡语译成俄语时，最好将副动词短语(1)替换为原因状语从句，将被动语态(2)替换为主动语态，俄语译文为：(1) *Поскольку Китай известен как страна, где применяются мощ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электронного шпионажа, членов брита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2)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что...* 翻译时如强行保留副动词短语(如译成 *Будучи Китай известен как страна, где...*)则会破坏句子的美感。

语言规范特性也体现在词汇搭配上。例如，（英语）*Fifty years ago, Aldo Leopold's* (1) *ecological testament... was published. It was* (2) *a posthumous book, appearing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Mr. Leopold died of a heart attack in 1948...*，俄语译文为：*50 лет назад был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1) *научное завещание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эколога Альдо Леопольда. Книга...* *вышла в свет* (2) *через полтора года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автора, который скончался в 1948 году от сердечного приступа...* 原文展示了英语相较俄语更广泛的语义用法，但在俄语的搭配规范中不允许出现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е завещание*（直译：生态遗嘱）或 *посмертная книга*（直译：死后的书）这样的搭配，因此译者需要进行相应的转换处理，以保障符合俄语规范，分别译作 (1) *научное завещание... эколога*（生态学家的学术遗著...）；(2) *книга вышла в свет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автора*（本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

另一个例子中同时出现了语言系统和规范层面上的搭配和语法差异，（英语）*Violins that* (1) *were owned and played by Yehudi Menuhin* (2) *fetched more than \$1.34 million at an auction at Sotheby's in London*，俄语译文为：*Скрипки, (1) которыми владел и на которых играл Иегуди Менухин (2) были проданы на аукционе Сотби в Лондоне за 1,34 млн долларов*。因为俄语语言系统要求，翻译前半部分(1)时需要变换语态和格（不能译成：*Скрипки, которые владелись и игрались Иегуди Менухиным* 曾被耶胡迪·梅纽因拥有和演奏过的小提琴），翻译后半部分(2)时也进行了语态上的转化，这跟俄语规范要求有关，俄语中 *Скрипки (на аукционе) заработали (выручили, принесли)*（小提琴（在拍卖会上）赚到了（获得了，带来了））这样的说法听着十分别扭。

可以说，在表达中通过翻译转换体现出来的源语和译语间的结构差异，是翻译的第一个表层现实。早期的翻译理论试图从语言-结构差异中找出确保言语从源语转换成译语的稳定性规律性特征。但任何局限于具体差异的阐释最终都会陷于形式主义，因为单纯阐释区别性是

无法解释翻译的。

从结构上看，翻译中两种语言是不可能融合的。我们在所谓逐字翻译中看到的“强行融合”最终只会导致语言间的干扰，而这种现象本质上与翻译无关。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上文提及的差异背后隐含着的是翻译中内容对应的最高准则——思维意义发展的同一性，它决定了翻译中等价表达的选择。在翻译中需要解释和阐述的正是这种同一性（而非同一性引起的差异）。

3 翻译的文化维度

语言现实只是翻译的外部维度。结构现实背后更深层次和更高规模的研究揭示的是翻译的文化现实，因为翻译是文化间的联系与互动。

若在语言-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将文化因素纳入考量，那翻译中的语言差异和不同项数量会成倍增加。因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拥有自身意义和形式的世界，在自身地位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而翻译使不同文化彼此靠近，将其从内部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为一种文化打开了解另一种文化的窗口。

谈到语言的文化特殊性，我们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谓的语言世界图景（由语义和语法映射现实的机制所构建），另一方面，是随语言传达的文化色彩。语言世界图景是文化的实际层面，其典型特征是现实的指称、习语化的表达以及形象的和富有表现力的命名。文化色彩亦可被称作文化的虚拟层面，即意义负载，表现为风格、社会色彩和文化典故等内涵意义。在言语构建的整体范围内，还须考虑到文本的体裁形式标准，这些标准规定了内容展开的特定顺序（例如，声明或信函的形式及其固定表达）。

在上述两层面中，语言的文化现实都不会主动显现。只有当虚拟和现实层面均存在该表达的替代物时，我们才会意识到文化的现实性。茅屋、毡靴、皮大衣、草原本身并不是现实，只有当我们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的角度看待时，它们才会成为现实。实际上，正是在翻译中产生了这种外部的语言文化替代物。

我们在翻译的语言-结构对比维度看到的相对严格的对等性轮廓，在文化对比维度几乎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若将待翻译的源语单位视作具备特有内涵、色彩和联想的文化现象，此时对等性就几近消失了。翻译转换的深度更深，而意义和所指间的对抗也更强。翻译的语义逻辑面临着难以控制的所指混乱，同时翻译的解释负担也随之增加，并趋于最大化。可以说，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够用一种文化去理解另一种文化。

下面让我们通过实例，分析源语和译语中缺乏语义对应的情况下言语现实、形象表达和习语的意义负载是如何在翻译中展现出来的。

（葡语）...*Cavaco Silva vai anunciar a sua recandidatura a Belém no dia 26*. 俄语译文为：*Каваку Силва объявит о выдвижении своей кандидатуры на второй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срок 26 числа*. 此处对应的部分是 *Belém*（贝伦宫）和 *второй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срок*（第二个总统任期）。贝伦宫是里斯本总统府的名称，常被用作葡萄牙最高领导职位的转喻指代（就像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美国的白宫一样）。但俄语中不会使用“总统宣布竞选，以便继续留在总统官邸”这样的表达，因为并不会发生从居住地到政府最高职位的转喻形象迁移。显然，这里指的是现任国家元首竞选连任。

（英语）(1a) *Across the political aisle from the President and* (1b) *Pelosi, Republican speaker J. Boehner and House Majority Leader K. McCarthy... swung behind the (2) plan*. 俄语译文为：
(1a) *Против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² и* (1b) *его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от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в*

пала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спикер палаты республиканец Дж. Бонер и лидер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К. МакКарти... поддержали (2) предлагаемый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по Сирии).

在这个例子中, *aisle* (过道) 是一个典型的形象, 表示议会中的政治分裂, 在本文语境中可被视为一个文化现实。Across the political aisle 直译是: 在政治过道另一头, 真正意思指的是反对派 (坐在大厅另一侧的人), 在此处具体指的是反对奥巴马总统和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派。人名佩洛西也是一个形象化的指代, 带有口语化的风格印记。若译成总统和佩洛西的反对者们, 就显得不太合适, 因为这里指的不是个人竞争, 只需要了解佩洛西是议院民主党少数派的领袖就能理解此处指的是什么。术语 *plan* 也需要解释, 它指的是 предлагаемый демократами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по Сирии (民主党人提出的关于叙利亚的行动计划)。译者在译文中揭示了这些隐藏在口语色彩的形象化指称背后所包含的细节信息。

总的来说, 文化现实可能具有相当复杂的内部叙事语义, 隐藏在含义丰富的形象化指代背后。例如, (英语) *baby-kisser*——指那些讨好选民的政客 (直译是亲吻孩子的人, 通过假装爱孩子来收买人心), *Trump is a businessman, and that's what America needs instead of another baby-kisser*. 俄语译文为: Трамп – бизнесмен, именно такой человек сейчас нужен Америке, а не политик, за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целуя чужих детей на митингах с избирателями.

有趣的是那些修辞手法偶然造就的形象性, 在翻译时无法通过直译重现形象的语义。例如, (英语) *Russian President V. Putin believes success of his presidency (1) lies beyond Russian borders. Putin visited almost a (2) dozen countries since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and next month he will probably (3) put a North Korea sticker on his briefcase*. 俄语译文为: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идимо,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аибольшего успеха ему суждено добиться (1) в област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 момента избрания на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н уже посетил более (2) десятка стран, и в следующем месяце (3) список этих стран, видимо, пополнит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源文和译文的对应等价表达已用数字标出。由于文化和修辞原因, (1) (2) (3) 部分语义不能直译, 因为单纯重复形象表达的语义并不能揭示原始语义负载, 也不符合俄语理解习惯 (试比较: *success... lies beyond Russian borders* – (его) успех лежит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границ России (他的成就在俄罗斯境外); *put a North Korea sticker on his briefcase* – приклеит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ий стикер на свой дорожный чемоданчик (他将朝鲜的贴纸贴在自己的旅行箱上)。

若将翻译理解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 那么对这种形式的理解往往是伴随着两种语言文化排斥 (即译语和源语强加于它的干扰之争) 加剧时出现, 译语借助自身强有力的表达手段同源语的灵活斗争来保护自己。在上述例子中, 选择译文对等表达时更多是对源文文化标记部分的阐释, 而非甄别出来后直译重现。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寻求某种意义折衷, 文化-意义适应的经验, 而非复制其它文化的元素、语义和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 在翻译过程中译语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完成文化自我保护的任务, 偶尔也会将源语的部分语言文化事实移入到译语文化现实中。由此产生了各种文化借用, 包括翻译借用 (如, *Белый дом*, 源自英语 *White House*, *госсекретарь*, 源自英语 *Secretary of State*,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源自德语 *Sittlichkeit*) 或通过注音、音译进行直接词汇借用的形式 (*perestroika*, *glasnost*, *samovar*)。语言的文化自我保护不可能是全面的, 若需要体现出其它语言中的特色文化名称 (例如, 报纸名称: 纽约时报、真理报、消息报), 这时翻译可能就不适用了。

4 翻译的符号维度

替代是翻译中最令人惊讶也最吸引人的现象，也是一种符号学现象。在翻译中，我们是用一种语言的一个/多个符号替代另一种语言的一个/多个符号。替代并非翻译独有，在平常的言语命名中不难发现类似的符号学替代现象。谈到言语命名现象时习惯说符号替代功能，即用语言符号来替代可被感知的真实对象。

任何替代都可分成两方面——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有条件的替代是当替代者和被替代者间存在差异，无条件的替代则是二者的同一性。前者替代的是物质层面，后者是其观念、内容层面。当我们谈翻译的对等性³时，指的是物质层面的替代。内容层面则指的是翻译（就像任何符号替代一样）的对应性程度。对等性是翻译中的偶然存在因素，而对应性（内容相符）才是必然因素。在广义上，对等性是可变的，允许存在多种翻译变体，而对应性是唯一不变的。对应性通过内容填补使我们找到翻译的不变量（波卢博亚罗娃 2009：48）。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中的符号替代（用译文符号替代源文符号）具有整体性和等级性，体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尽管文本的语言层面构成了翻译的基础，也最吸引研究者，但翻译研究不能仅局限在语言层面。

文本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各自的替代标准。更高层面（话语和文本）的替代特征在与原则上的同构性，即替代符号与被替代符号的外部形式原则上应相似：译语结构对应源语结构，译文在整体和各部分线性展开的顺序对应于源文线性展开的顺序。形式转换是翻译在文本整体结构及其线性展开顺序（即文本的诗歌和修辞形式）方面的必要条件。形式的相似性是译文保持同源文内容和功能对应性的条件。

在文本的语言形式层面（单个符号的语义和语法层面），遵循同态原则⁴，它指的是源文和译文相似，即译文和源文等同，或功能相同但源语和译语在语义和/或语法上不同。同态等同性是一种条件性极强的上下文翻译现象。若仅从外部、形式视角看待翻译，有时我们会惊讶于具有不同结构参数，不同语义和语法本质的源语和译语符号间的等效关联。在翻译转换的范围内，译者改变了对世界的描述方式，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指其它对象，描述的是另一种现实，但同时又保留了译语和源语间必要的语义对应关系。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西语）*La OTAN señala, ...que los cazas aliados (2) han realizado 100 intercepciones de aviones rusos en lo que va de año, três veces más que en el 2013. También es cierto que (3) la presencia de aviones de la Alianza en estas regiones es mayor de la habitual.* 俄语译文为：（1）*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НАТО отмечает, ...что менее чем за год истребители альянса (2) 100 раз поднимались в воздух для перехва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амолётов, что в три раза больше, чем в 2013 году.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3) активность самолётов альянса в регионе выше обычного.*

本例中展示了用词义和所指上有别于原符号但在意义上更贴切的符号进行等同替代的情景。*La OTAN señala*（直译：北约声称）译为*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НАТО отмечает*（北约司令部声称）。*Han realizado 100 intercepciones*（直译：进行了100次拦截）译为*100 раз поднимались в воздух для перехвата*（100次起飞拦截），因为很明显战斗机只是模拟了拦截，而不是真正地拦截敌机。第三个等价词：*la presencia*（直译：存在）根据上下文译为*активность*（频次）。存在一词无法承载所需的意义负荷，因为飞机并未变更部署地点，仍驻扎在永久基地的机场，改变的是起飞次数，即频次。

（英语）（1）*Specific measures (2) for effective nation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terrorism resulting from initiatives taken in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for a were supported by all NATO governments.* 俄语译文为：Все члены НАТО поддержали (1)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ринятия особых мер (2) по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усилий в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на*

основ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принимаемых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форумах.

同前例一样, 此例中的等同替换不仅涉及语义, 还包括符号的所指: *specific measures* (直译: 具体措施) 译为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ринятия особых мер (采取特殊措施的必要性); *action* (直译: 行动) 译为 усилия (努力)。不同所指间的逻辑情景联系十分明显, 因为任何行动都需要努力。而用俄语可以说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действия (集体行动), 但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国家行动) 就不怎么好听了, 因此译者用 усилия (努力) 概括了这些同类词。

(英语) *In a surprisingly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lerie Trierweiler's best-selling memoirs, ...Mr. Hollande said her allegation that he referred to poor people as "the toothless" had caused him great anguish. (1) The heartfelt comments come as the desperately-unpopular president struggles to regain public trust.* 俄语译文为: *В своём весьма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м ответе на ставшую бестселлером книгу Валери Тревельер... Ф. Олланд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ё слова о том, что он якобы называл бедных «беззубыми», глубоко ранят его. (1)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алери вышли как раз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теряющи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 делает всё, чтобы вновь завоевать доверие французов.*

在本例中, (1)*the heartfelt comments* (直译: 发自内心的评论/回应) 的翻译很有意思。这里指的是奥朗德对他前女友回忆录所做出的回复, 然而从描述逻辑的角度来看, 用俄语说 он даёт сво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огда он теряет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他在失去人气时给出了他的评论) 的话句子并不好听。因此, 译者改变了指称对象, 用原因 (瓦莱丽的回忆录) 替代了结果 (评论)。可以说, 这种替代更为激进, 因为它涉及到所指。

若把眼光放到翻译中符号替换的质量上, 可以发现译者关注的不是结构方面, 而是符号的现象学方面。适当的替换不是指形而上学的 (语言的) 符号, 而是现象学的言语符号, 即在言语使用中代表完整语义内容和意义的符号。符号的现象学在语篇的语境中、在意义和所指于言语指称现实的过程中显现。正是符号的意义现象学成为了翻译的基础, 因为它是不变的并且也应在译文中再现。相反, 符号 (在其主体所指语言参数范围内) 的结构方面是可变的并可以在翻译中进行更改。

在普通的言语指称符号中决定替代的标准是所指, 它体现了所述对象的实际情况, 且是符号自身内容现实性的基础。在翻译符号中 (在符号替代时) 意义是决定替代的基础。在普通的指称言语符号中, 意义具备潜在的变化性, 而所指原则上是不变的 (信息接受者在感知符号应理解和重新理解所指)。在翻译中符号替代符号时, 意义具有不变的特性, 而所指是可变的。

普通言语符号学和翻译的符号学发展方式不同。语言符号的言语化从符号的结构形而上学转向其在言语中的意义偶然性。翻译中符号的言语化从意义转向形式, 同时符号的结构形而上学成为翻译的偶然方面。翻译中符号的形而上学具有从属的性质, 我们可以在变更主体所指的同时保留意义 (伊万诺夫 2015: 40)。

翻译是从现象学符号到现象学符号, 从言语符号学顶峰到言语符号学顶峰的过程。然而, 意义的言语体现是通过语言符号、语义和符号的结构工作进行的。每种语言都有其通往言语符号学顶峰的无限独特的道路。通常, 在分析翻译转换时, 我们关注的不是译文和源文相应部分的共同性 (无条件), 而是差异性 (有条件), 忽视了转换中语言间的语义和结构差异, 以及我们评价其深度和广度的依据, 而它们都是为了实现保障意义同一性的目的。

翻译的有条件方面总是服从于无条件方面。翻译转换 (作为对等性的极端情况) 受到给定意义同一性的积极驱动。在从源语到译语的过渡过程中, 在用译语等效替换源语时, 必须遵守这种意义同一性。它的消极驱动力是语言间系统性、规范性和语言文化差异——当在表

面上遵守外部结构或语义相似性时，我们冒着违反意义同一性标准的风险，偏离对应性的要求。

需要研究的是在意义层面必然与偶然、无条件与有条件在翻译中是如何关联的，意义是如何及为何操纵翻译中的现象学符号运作。

5 翻译的意义维度

意义是符号的解释成分。意义总是解释某些东西并扩展我们理解。借助符号实现的任何理解都具有两个方面：识别和解释（伊万诺夫 2014：114）。一方面，我们必须识别所指称的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其情景联系、可能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词语来确定其主题地位、语境功能、交流意图。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来理解现实。语言符号具有涵义，服务于这两方面。

涵义在言语用法中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在事物所指方面具备识别事物的本质功能；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意义的载体——所指称对象的解释。涵义通过内容功能完全覆盖了符号学领域。涵义的两个功能密不可分：在事物层面意义得以实现；在意义层面事物得以被人理解。意义和事物两者紧密相连，互为彼此存在、相互实现的必要条件。涵义是一种独特的调解者、功能导体：从意义到所指（到对象），从所指到意义。

符号的特性就是可被阐释，翻译也同样如此。现代翻译研究中的阐释学转向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是研究翻译的专门方法还是哲学方法，都习惯于指出其阐释学特质（米什库罗夫 2013：69）。加达梅尔将阐释学（解释）与翻译等同起来，认为翻译者的处境实际上与解释者的处境相同……每个翻译者都是解释者（加达梅尔 1988：450）。同时，他将翻译称为阐释学中的极端情况，认为每个翻译都是一种诠释，甚至可以说，它标志着诠释的完成（加达梅尔 1988：447）。帕尔梅尔追随加达梅尔，将翻译视为阐释学的核心。翻译学家米什库罗夫亦追随帕尔梅尔，将阐释学描述为翻译最核心的部分（米什库罗夫 2013：74）。不过，需要指出这两个公式并不彼此等价。翻译对阐释学的必要性远不如阐释学对翻译的必要性重要，并非每个解释者都是译者，但每个译者都是解释者。艾科也提到了这一点，指出解释并不意味着翻译（艾科 2006：270）。基于对米什库罗夫观点的原则认可，本文将列出一系列描述翻译解释的核心特征。

目前许多对解释现象的解读都是片面的，这通常会妨碍在分析翻译时充分运用解释方法。若用意义差异性术语解读：事物是它自己本身，但同时又是别的事物，通过自身揭示某种意义，并在其中获得内容上的延续和发展。解释的路径是从意思到意义的展开，展开的同时并不会考虑反方向路径，即从意义到意思，再到所指。

考虑到意义在其言语应用中的功能双重性，可以将符号中的解释视为一个相对的过程，它从一个功能发展到另一个功能：要么从所指到意义，要么从意义到所指。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容发展都是从固定的过渡到变化的，从被解释的到主动解释的。在一种情况下，识别对象的具体语义被认作客观事实，并在意义方面获得内容上的扩张和延展；在另一种情况下，意义被认作客观事实，后续变化发生在意义具体阐释的可能方式中，即在意义的所指上。

因此，根据方向标准可划分出两类解释：正向的和逆向的。第一种是从所指到意义，而第二种则是从意义到所指。在任何对话中都可以看到第一种类型的解释。说话者向倾听者发出符号并传递意义，倾听者可以理解和重新思考符号的内容。在这方面，说话者依赖于听者对其话语的理解。就自身而言，对话中的意义在某个时刻前仍是一个秘密信息。在对话的回复、对话者的交流反应中，这些信息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在我们面前。解释是理解的最重要的阶段，是对话者⁵的回复言语的基础。

第二种解释在翻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常将翻译看作改述（维诺格拉多夫 2006：34）。同指转换功能是翻译的基础（加尔博夫斯基 2007：8，356—357）。从源语过渡到译语时，译者会寻找同一意义的最佳符号载体，其它指称（若发现通过不同语言间的直接结构语义类比，即通过直译无法实现意义的保留时）。在翻译中，一个/多个符号的语义变化背后是其/它们所指的变化。

源语和译语语素的不同所指及其所指代的对象，都通过意义同一性功能紧密相连。意义的两个所指载体（源语和译语）仿佛在译者的意识中彼此竞争意义优先权（同时避免意义冲突）。哪一个更接近，更符合意义？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意义的那个吗？还是在译语中再现意义的那个？大多数翻译理论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利于源语符号，而有利于译语符号。任何一个认真完成的译文都会比源文更清晰和更易懂（加达梅尔 1988：449）。翻译解释在于更清晰和更有针对性的意义表达。可以说，翻译是在揭示意义。

考虑到翻译中语义和意义（指称和所指）的关系，维奈和达贝尔内在其 1958 年的合著中提出了术语显性化。他们认为，显性化指的是在译语中明确表达源语中以隐含方式表达的内容，……翻译的修辞技巧在于译语中明确呈现源语中隐含、但在上下文或情境中却显而易见的内容（维奈，达贝尔内 1995：8）。同时，两人还提出了相反的术语隐性化（与前一术语相反的行为）。但后来学者们认为显性会导致译文与源文在内容上相对冗余。现在，显性化现象已成为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发现，译语和源语所指（及相应的语义）差异原因在于翻译人员力求避免所指和意义间的解释冲突，即避免译员在译语中选择的指称无法或不能完全表达所需意义，也就是所指载体没有达到意义预期。

术语意义预期指的是意义在其语境化过程中的现象学功能。意义的预期性对于理解非常重要。意义为内容在语境中的进一步发展做准备，同时也预示着这种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意义和语境的进一步发展是同义词⁶。所选对等物应最大限度地反映源语相关要素的语境功能，即从语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意义上与之相对应。约文克最大程度地探讨了翻译中的解释功能，他将源语和译语在意义上彼此等效但语义不同的情况称为语义失谐，认为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翻译中语言的民族文化世界观特征（约文克 2013：54—55）。

翻译中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显性化：意义等同的事物在所指上的差别从完全重合到完全不重合都有可能。在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译语和源语的词汇指的是相同对象（尽管它们的语义可能不同），而在不重合的情况下，它们命名的是不同的对象。中间程度则指的是所指的部分重合/不重合。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例子：

（英语）*The security Council last week (1) authorized the sending of 5,500 soldiers to Rwanda, but the UN leader said (2) he had commitments for only 2,200.* 俄语翻译为：На прошлой неделе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санкционировал отправку 5500 солдат в Руанду, однако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ООН заявил, что (2) исходя из поступивш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он может отправить лишь 2200 чел.

源语和译语的对应部分用数字标出。第一部分（1）*authorised* 被语义相近的（1）*санкционировал*（批准）替代。不难发现，源语和译语对应部分所指完全重合，确保了称名的意义同一性。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同义动词：

разрешил, одобрил, утвердил 等（改变语义的同时保留相同的所指）。但译文中给出解释方案相对来说延伸程度更低。

第二个等价词则相对复杂，因为需要改变所指。*Commitments* 的直译是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义务），若直译，整个句子就会变成...заявил, что у него есть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на 2200 чел.,

显然这样的译文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 *Commitments* 是一个精炼的词，具有广泛的情景隐含义。英语单词牵涉到义务的主体（即履行义务的人），而俄语单词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却没有这样广泛的含义，需要进行解释性补偿才能理解主体是谁。因此，详细的译文可能如下：*на основе те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которые взяли на себя страны, готовые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йска...*

（在国家承担的承诺要提供军队的义务基础上……）。然而，译者选择了更为简短的翻译路径，用 *предложения*（援助）代替了 *Commitments*（承诺），改变了所指的同时也命名了不同的事物。看似不可行，但这两个所指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情景联系：原文指的是自愿承诺，即各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后者（援助）在逻辑上源于前者（承诺），因此译者用的替换并不违反情景语义预期。

弄清词语所指有时并不简单，很难准确辨认出词语隐藏的现实轮廓。源文所指的现实可能是复杂的、抽象的、未完全定义的事物，自然此类事物的解释即意义语言化（在对等语义中的所指验证）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任何情况下，译者都要努力以更集中、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揭示表达的语义功能。

（英语）*Mr. A. Leopold's principal and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 to our world was to articulate the (1) idea of a land ethic. The human relation to (1) land, he wrote, "is still strictly economic, entailing (2) privileges but not (3) obligations".* 俄语译文为：*Основной научной заслугой А. Леопольда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ть впервые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ную им мысль об (1) этическ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тнош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к природе. Отнош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к (1) природе, писал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эколог, "все ещё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уз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нтересом,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го лежит (2) принцип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а не (3) принцип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翻译解释，这是因为英文文本中的一些称名具有形象性。*land*（直译为 *земля, участок земли* 土地，地块）译作 *природа*（自然），相应地，*land ethic* 被译作 *этиче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отношения к природе*（对待自然的伦理原则）。如今，*land ethic* 更多地被译为 *этика земли*（土地伦理）。不过，*A. Leopold* 似乎对他提出的这个词的含义有更广泛的理解。(2)*privileges* 和 (3)*obligations* 这两个术语很难翻译，直译的话，译文十分难以理解：*привилегии, а н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难道能说土地和自然的特权或义务吗）。因此译者采用了语义概括的方法，扩大了对等词的所指范围，将 *privileges* 解释为 *потребление*（消费），将 *obligations* 解释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责任）。译者选择的俄语对等词更接近作者想要表达的伦理对立的含义。

（葡语）(1) *O médio argentino terá recusado fazer um teste de álcool na manhã de segunda-feira, ... depois de ter sido mandado parar pela polícia...* (2) *O Las Palmas já reagiu (3) às notícias, em comunicado divulgado no site oficial...* 俄语译文为：*Утром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 аргентинец, играющий полузащитником в (испанском клубе), когда его машину остановила полиция..., отказался проходить тест на алкоголь... (2)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луба Лас Пальмас уже прореагировало на (3) инцидент, опубликовав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сайте клуба...*

第一部分 (1) *o médio argentino* 的直译是 *аргентинский полузащитник*（阿根廷中场）。从字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此人是阿根廷队的球员。但若更进一步研究情景联系和态度，就会发现这个人不是在阿根廷踢中场，而是在一家西班牙俱乐部踢中场。这里的形容词 *argentino* 只表示他来自阿根廷。*argentino* 的语义功能在后续的情节发展中得到了支持，它通过 *o Las Palmas*（*клуб Лас Пальмас* 拉斯帕尔马斯俱乐部）得到了间接的解释支持。在翻译中，需要对 *argentino* 进行解释性扩展，以便根据情景暗示在所有意义细节中重复相同的所指，同时考虑到情景暗示。翻译 (2) *O Las Palmas* 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里指的明显不是拉斯帕尔马斯市，而是同名的足球俱乐部。同时，该语素在译文中的语义需要进行解

释性延伸：不是整个俱乐部，而是俱乐部管理层对足球运动员负责。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译文等同物的所指范围：情景暗示得到了相应的语言指称。在翻译第三部分时替换了所指：(3) *ðsnóticias*（直译是：новость, сообщение, информация 新闻、交流、信息等）被等同的(3) *инцидент*（事件）取代。译者之所以这样替换，是因为在俄语中，任何回应通常都是针对信息的内容，而非信息本身。因为只有内容才会被视为事实，信息本身的事实并不在考虑之列。原则上，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翻译，例如：*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луба прореагировало на сообщение об инциденте*（俱乐部管理层对事件报告做出了反应），但译者去掉了多余的成分，从而缩短了翻译路径：信息（*noticias*）作为所描述情况的一部分，被降格为暗示（不用说也知道有人向俱乐部管理层汇报了这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有趣的是在完全改变所指时，显性化的同时隐性化，即把源文明确标出的情境内容隐去。

通过上述译例，我们认识到了意义在翻译中的作用，它在寻找一个支点，并在所指对象和所指中找到了这个支点（事实上，它无法在其它任何东西中找到这个支点）。通过这种方式，意义将自身与现实联系起来，并通过符号获得一个客体载体，继而成为现实。意义的任何主体支点都是相对的，即具有潜在的可替代性和可变性。选择对等物的关键在于保留后续意义发展的基本参数，即内容在上下文中进一步延展的意义条件。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翻译解释（从意义到所指的过程）是任何翻译技巧，尤其是翻译转换不可或缺的内部组成部分。翻译中的所有转换都依赖于解释的功能。解释是转换的前提，但转换对解释而言却并非不可或缺。事实上，这也是继艾科和米什库罗夫之后我们在讨论翻译的解释性本质时得出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翻译的同一性基础都不是所指，而是意义。

6 翻译的交际维度

在研究语言学或翻译文化时，我们不能忘记翻译所处的活动空间，因为交际空间向我们揭示了翻译的交际现实。交际是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翻译本质最重要的维度。

交际功能根据目的性标准区分了表达的意义层面。交际作为表达的目的所在，与语言语义、风格和文化色彩等非目的性因素相对立。如果说后者是造成源语和译语间各种差异的原因，那么交际就是达成内容同一性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标准。科米萨罗夫认为，交际目标是首要的，它决定了翻译中的话语策略和命名策略，使译语中的一切都服务于总体语义任务的解决。科米萨罗夫详细论证了翻译原则上服从意义的思想，并用实例加以说明（科米萨罗夫 1973：152—156）。

交际功能、交际目的决定了对符号、文本中所指现实的理解顺序，并成为这种理解的标准。语篇的意义结构是根据其交际目的搭建的，所有内部意义都是语篇外部交际功能本质所在。意图是语篇意义的来源和组织原则。意义在不同主体间的自然语言使用过程中明确（帕位列尼斯 1983：26）。

交际目的作为核心意义因素，无论是在某一部分（主体所指）层面还是在整体结构层面，都是翻译解释的基础和等价等同的决定性标准。在语义、语法表达结构和色彩方面，源语和译语间的任何差异都会根据这一标准被等同化和中和。在语言表达的动态过程中，交际目的通过语篇的谓语功能（述位功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它展现了语篇的意图。单个意义来自语篇的总体语义，并在逻辑上从属于总体意义。

交际意图是一个相对的意义顶峰，是所指与文化符号层面更高级的语义色彩间的分水岭。重要的是要看到翻译中由交际意图决定的语用意义因素的两方面：第一方面与语言符号的主体语义和语法有关（即语言表达形式自身），另一方面与语言所指的文化色彩和可能的形象功能有关。谈及前者，我们指的是意义的补偿和统一功能：意义将译语和源语的相关指称方式联系起来，成为翻译中语义和指称上不同成分等同的基础。至于后者，我们指的是意义的

区分和削弱功能，即译者删除由于语言规范原因无法用译语手段再现的、源语中伴随的文化-意义、风格或形象色彩语素，即在翻译中去除不可译的内容。在这两种情况下，意义都起着解释的作用。

基于以上对交际语用学在翻译中作用的双重划分，可译性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了：从正面看，它是与所指关联的必然性；反之从负面看，它是与更高级的非理性（文体、社会文化和形象）色彩关联的偶然性。某个层面上的意义充分放到另一层面就变成了不充分。

在翻译中的符号所指言语化层面，译文从属于源文；而在意义言语化层面，源文从属于译文。在前者中翻译受译文（在符号功能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支配，而在后者中翻译受源文（在解释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支配。语言适应的方向分为两类：在一种情况下，它倾向于源语，因为源语是验证译文主体的标准（我们必须在译文中译出源文中指定的内容）；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倾向于译语，因为译语是文本意义验证的标准（译语层面的解释更准确、更贴切地揭示了意义）。译文在所指上从属于源语和源文，在解释上从属于译语和译文。

在任何情况下，交际语用学都处于中心位置，成为意义和所指间内容连接的一种过滤器。在语境中，交际语用学的功能表现为对文本中某个语篇或语素的语义理解边界。在翻译中，理解的语义边界最明显地表现在译语和源语语义相关的对等词间的所指差异上：对等词的不同语义通过不同方面展现了相同的意义。

下面举几个补偿型和削弱型的语用意义解释示例。

（英语）*Nearly everything about Bethlehem these days... (1) suggests (2) the urgency of the looming (3) millennial deadline.* 俄语译文为：*Почти всё в Вифлееме в эти дни... (1) напоминает о (2) приближающемся (3) начале новог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 语素 *suggests*（直译：*подсказывает, наводит на мысль* 提示、建议）借助语义上最相近的词 *напоминает*（提醒）翻译。也可以借助其他同义词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говорит о*（指向、谈论）翻译。本句中意义和所指间不存在语义冲突（也就是说，不存在所指和意义不同的情况）。

在源语中，*urgency* 和 *looming* 这两个语素具有形象的功能。*urgency* 包含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意思。*Looming* 指的是从阴影、黑暗、远处中出现的東西。这些语素在译文中的功能是通过不断贴近源文实现的。这种对等物切断了 *urgency* 和 *looming* 两词固有的形象色彩，简化了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主体的理解要优先于象征性形象意义色彩。译文等同词（近似）的意义一方面综合了这两个所指的语义，另一方面忽略了它们潜在的具象功能。意义的合理性（实用性）高于其非理性（形象性）的一面。

语素 *millennial deadline* 给翻译带来了一定挑战，因为它具备一定的意象。*deadline* 是一个语义复杂的词，在俄语中没有类似的词。*Deadline* 表示某个期限的到来，并无法在期限到来后继续进行某些行为。若直译其语义即保留字面意义上的相同所指在俄语中是不合适的，因为并不能给予读者准确的理解：*тысячелетний рубеж*（千年边界），*срок тысячелетия*（千年期限）。因此，需要根据原文意义功能改变所指。*Millennial deadline* 更多指的是一个千年的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另一个新千年，从逻辑意义上指的是一个千年紧跟另一个千年到来。译者选择了一个更乐观的翻译版本，将 *начало тысячелетия*（新千年到来）作为对等词。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对译者来说确定现实比形象地描述现实更重要。

（英文）*My point here is that, in matters of the heart, males have the brains of a walnut.* 俄语译文为：*Что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так это то, что в вопросах личных серде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ума у мужчины не больше, чем у кролика* (варианты: *у маленького глупого ёжика, у морской свинки, у пони, у дрессированной обезьянки и т.п.*). 在这个例子中，很难为英语中的隐喻 *walnut* 选择一个形象的对应词。直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俄语中把大脑比作核桃大小并

不会像英语那样产生贬义色彩（例如：男性的脑容量不超过核桃大小，男性的大脑会缩小到核桃大小）。显然，需要用其它具有相似色彩和相似联想的形象来替代核桃。需要指出是，译者在选择形象对应物时有相对的自由度，正如括号中的斜体字所显示的那样（译文最后给出了多种替代方案，如将核桃替代成兔子、愚蠢的刺猬、豚鼠等）。译者不必纠结于英语单词 *walnut* 背后的相同意思，因此也不必依赖相同的语义叙述。俄语词汇形象有其自身的语义和联想叙述。所有这些形象的统一等效标准不是它们的结构，而是它们从属于一个共同的交际功能——在上下文语境中表达贬义评价。此外，本句中意义的非理性一面从属于它的理性一面。

从语篇交际任务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形象具有可选性：译者对形象并不像对符号所指那样负有严格遵守的义务。形象不是对象自身的、真正的名称。它始终是对象自身名称的替身。它的任务是尽可能生动地揭示说话者对所指对象的态度，反映对主体所指的主观理解顺序。形象是传播影响功能的放大器，但它却不是主角，因为它本身不能成为表达的目的。理性成分是指对象的识别与交际-语用理解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若不依靠理性成分，形象就会消亡。译者的任务要么是摒弃形象本身，用对象的直接称名命名，要么是尽可能地通过间接类似物再现形象的力量，间接类似物在语义、叙事和文化联想方面与原始形象不同，但同等程度地保证了影响的意义功能。在以上示例中，形象的直接所指类比可以这样表达：...*в вопросах личных серде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ужчины не отличаются большим умом*（……男性在表达友好关系时并不是很聪明）。再来看一些类似的例子。

（葡语）*Lula evocou em grande parte do discurso a própria origem humilde para se diferenciar do actual governo... Só eu comecei a fazer aquilo porque de todos que passaram pel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só eu (1) carreguei um pote na cabeça. Só eu, com sete anos de idade, sei o que é (2) pegar a água e (3) separar caramujo.* 俄语译文为：*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част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Лула говорил о своём пролетарском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я себя тем самым членам нынешнего кабинета. ...Из всех, кто становился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траны, только я начал делать это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формы. – Н.И.), потому что только я с семи лет знаю, что такое (1) тяжёлый физический труд, только я знаю, что значит (2) таскать воду и (3) перебирать улов в порту.*

本句中作者使用了形象化的口语表达，重要的是这些表达唤起了人们特有的文化联想：(1) *carregar um pote na cabeça*（直译：носить горшок на голове 用头顶瓦罐）(2) *pegar a água*（直译：таскать воду 挑水），(3) *separar caramujo*（直译：перебирать ракушки 拣贝壳）。这些都是以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说话时使用的固定表达。这些表达的使用本身就为说话者的言语增添了适当的文体色彩，使其具有平民代表的特征。但在俄语中照搬这些形象显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俄罗斯人从未用过头顶着运输重物的方法，而 *caramujo*⁷ 的形象对俄语母语者来说亦毫无意义。译者转向这些语素的交际语用功能，这也是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它们的动机。在寻找合适的对等词时，译者直接关注表达的语用功能，同时忽略语素形象的强化作用。因此，*carregar um pote na cabeça* 被译作 *тяжёлый физический труд*（艰苦的体力劳动）。*pegar a água* 和 *separar caramujo* 这两个表达的转喻功能也基本保留了下来，分别译作：挑水和在港口分拣渔获（假定译文的俄语读者能理解这些都属于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是译者在翻译中能保障的最低限度的意义。形象原本内在的语义没有被揭示出来。而形象本身要么被削弱，要么被转换。

若考虑到译者为在译文中等效再现形象可能做出的决策的彻底性：从彻底改变形象的语义（即用一种形象替代另一种形象）到完全忽略这种语义，那么可以说，形象（形象语义的上层建筑）是翻译中最薄弱的地方。然而，无论译者做出何种决定，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要保障对主体所指（符号对应的所指）语用理解的合理顺序。语用学与交际密不可分，受到

表达的交际方向驱动。

在翻译中，语用学从属于所指（按不同所指的语义等同顺序），控制着表达的形象功能。译者以语言信息的目的为导向，因为目的决定着对主体所指的理解顺序，并充当翻译准确性的标准。

7 综合动态考量视角下的翻译

上文中探讨了翻译本质的五个维度：语言结构、文化、符号、语义和语用交际。我们力求将每个维度单独地展现给读者，但五大维度紧密的相互关联、相互转化，联系之深，很难做到仅独立展现某一个维度。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只有考虑到其本质的各个方面，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论证。孤立地看待某个方面只会是狭隘的。

重要的是了解五个维度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它们在翻译中的作用各不相同，有些维度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间的互不相容原则，会妨碍翻译，让翻译无法进行；相反，在翻译中有些维度则会拉近两种语言间的距离，成为它们达成一致的基础。前者是源语和译语中的结构和文化因素：在从结构因素向文化因素过渡的过程中，翻译中的语际分歧会扩大和加深。后者则是翻译中的一般意义和交际意义融合因素。一般意义指的是在理解语篇、文本中的主体所指的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意义，包括逻辑意义、情感、评价、风格、社会文化色彩、形象联想，且不对意义进行地位和符号内容中的功能上的区分，也就是将意义视作一种统一的理解和解释的复合体。从一般意义层面的理解过渡到交际意义层面的理解时，会在其内部意义划分的基础上完成理解的浓缩集中。此时，交际-语用意义（逻辑、情感、评价）成为了理解和解释的核心要素，因为它是翻译中达成内容同一性的决定性标准，也是源语和译语不同形式等效等值的标准。译语和源语的结构和文化特性会减弱，而语义因素（在其从社会文化色彩向意义语用过渡的过程中）会加强翻译中的等效同一性。这两组因素的关系可被视作一个过程，一场斗争，而两者间获胜的总会是翻译中的整合因素。

8 翻译的辩证法：哲学和语言学的关联

在翻译中将源语和译语的不同形式进行等同是一种符号学现象，它包含了言语符号学的所有特征。在这种等同中，我们首先关注的不是符号的语言性质，而是符号的言语性质，在后者中意义现象学占主导作用，即符号的性质不是先天既有的，而是后天赋予的。翻译是一种从言语符号到言语符号，从言语符号学的顶点到另一个顶点的过程。

翻译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涉及两对辩证范畴：同一与差异、静止与运动（变化）⁸。这些范畴在翻译中的相互关系性质不同于它们在语言中的相互关系性质。

如同其它综合性研究对象，翻译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立，这与语言科学研究的基础相关。在这种对立中，翻译与语言截然相反，因为在语言中符号的结构参数是构成同一性的基础，差异则体现在言语符号的意义和语境方面；而在翻译中，同一性的基础却是语篇中符号的意义和语境现象学，差异则突出表现在译语和源语的语言-结构差异上。译者以表达的意义为基础，在译语中寻找可接受的译文结构变体。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研究对象不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形而上学（语言）符号，而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命名学（言语）符号。

在翻译综合科学研究中，除了上述对立，还有第二组对立，即静止与运动（稳定与变化）的对立。在这组对立中，符号被放在言语化的动态过程、符号化的过程中考察。符号学的两座高峰指的是所指和意义，两者的关系体现了言语符号两种功能间的关系：指称功能和理解功能，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理解，我们就无法指称；没有指称，我们也无法理解。每一种功能都是另一种功能的反向必要替代。言语符号的两个功能层面：意义和所指，二者不能同时

处于同一状态：静止状态或变化状态。如若一方是静止的，那另一方就一定会是变化的。

通常，语言符号的符号学是从所指发展到意义，所指是主要的、稳定的东西，而意义则是次要的，体现符号变化、发展的一面，即意义解释所指。与之相反的是，翻译的符号学则是从意义到所指（按照从源语到译语的过渡顺序），意义是符号稳定的、相对不变的一面，而所指则是偶然的一面，即所指解释意义。译者在改变所指、改变指称现实的顺序的同时保留意义，即符号中主体所指的理解顺序。

翻译理论正不断地从静态比较过渡到在语义发展和交际形成的过程中对其研究对象的动态解释研究，这种研究的基础应是言语符号的符号学，探索言语符号学两座高峰即解释和意义这两个功能的关系。

在翻译中，由于语言间的差异，包括所指、社会文化色彩、形象联想等方面的差异，任何一种不一致都可能存在，但不变的是主体所指的理解顺序。

附注

1 例子出自（布雷斯 1998：23）。

2 此处指的是奥巴马总统。

3 我们认为对等性指的是“……在既定交际条件下，被有条件地视作译语与源语结构或两个文本部分单位的充分对应”（波卢博亚罗娃 2009：75）。

4 波卢博亚罗娃区分了同构型和同态型两种等同类型。前者适用于高层级的文本结构，后者适用于中低层级文本形式：词汇和句子（波卢博亚罗娃 2009：116—117）。

5 西德罗夫将按内部等级将组成文本的各部分及描述为控制信息接收者对文本解释和理解的符号程序。话语的交际任务是控制信息接收者对文本的解释（西德罗夫 2011：36）。

6 波捷布尼亚在研究词的语音现象学时，将词的直接意思和隐含意思区分开来。他把直接意思称为形式意思，隐含意思是具体意思，即情景意思。一个词的隐含意思是它的意义，是它在语境中的载体。（波捷布尼亚 1958：19—20）

7 俄语中这种软体动物叫做海螺，玉黍螺。

8 本文按洛谢夫的观点，将这两对范畴视为构成对对象进行复杂辩证思考的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方面（洛谢夫 1990）。

参考文献

- [1] Vinay, J.-P., Darbelnet, J.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trans. and ed. by Juan C. Sager and M.-J. Hamel[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 [2] Бреус Е.В.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перевода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английский: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M]. Москва: изд. УРАО, 1998.
- [3] Виноградов В.С. Перевод: общие 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3-е изд[M]. Москва: КДУ, 2006.
- [4] Гадамер Х.-Г. Истина и метод: основы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герменевтики[M].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8.
- [5] Гарбовский Н.К.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ик. 2-е изд[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2007.
- [6] Иванов Н.В. Дихотомии перевода (к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м основаниям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научного объекта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2.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2015(4).
- [7] Иванов Н.В. Антином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начала анализа[A]. Язык как систем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 измерениях: Материалы 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акту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теории языка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осква 27 июня 2014 г.)[С]. Москва: И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 [8]Иовенко 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мировидение в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онография[М]. Москва: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 [9]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Слово о переводе (очер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чения о переводе)[М]. Москва: Из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3.
- [10]Лосев А.Ф. 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М]. Москва: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0.
- [11]Мишкуроев Э.Н. О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ом поворот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перевода (часть I)[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2.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2013(1).
- [12]Нелюбин Л.Л. Толковый переводовед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6-е изд.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9.
- [13]Павилёнис Р.И. Проблема смысл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ог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3.
- [14]Полубоярова М.В.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уровни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и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перевод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англо-русского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D]. Москва, 2009.
- [15]Потебня А.А.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 I, II[М]. Москва: Гос. уч.-пед. изд-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8.
- [16]Сидоров Е.В. Порядок текста[М]. Москва: изд. РГСУ, 2011.
- [17]Эко У. Сказать почти то же самое. Опыты о переводе[М]. СПб.: Symposium, 2006.

Five Aspects of Translation

N. V. Ivanov, Trans. Ou-yang Ting-wang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9454, Russi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presents a view on translation as a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Five aspects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re highlighted in regard to the lingual structure, culture, semiotics, sens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These aspects constitut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reality. Dealing with every aspect of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discriminat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the usual behavior of a language sign in speech. Translation must be studied as a whole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e aspects of its nature. The above mentioned aspects of translation, on the one hand, are interconnect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are opposed to each other. The language-related and cultural factors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as the sense and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represent the basis for achieving translation identity.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demands enhancing a static comparative text analysis with a dynamic view of translation as a semiotic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in speech. Methodologically, a dynamic view rests on the dialectics of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mmobility (rest) and mobility (change). The contentive side of translation is formed by the opposition of sense and reference. This opposition accounts for the interpretativ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o prove the theoretical views, the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English-to-Russian and Portuguese-to-Russian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article may be useful to people interested in general and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sign in language; sign in speech; semiosis of translation; reference; sense; interpretation;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 尼古拉·维克多·伊万诺夫(1957—), 语言学博士, 教授, 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罗曼语系主任。研究方向: 翻译学;

译者简介: 欧阳庭旺(1996—), 湖南永顺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助教, 在读博士。研究方向: 翻译学, 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4-09-14

[责任编辑: 信 娜]